



如是我見
尹德勝

國產品牌享譽國際之道



自由談
周軒諾

不一樣的體育年

因為新冠病毒肆虐全球的緣故，本來在二〇二〇年夏天舉行的東京奧運會（東奧）史無前例地被國際奧委會推遲一年舉行。（歷史上只有一九一六年柏林奧運會、一九四〇年東京奧運會、一九四四年倫敦奧運會因一戰和二戰爆發而被迫取消，延遲舉辦卻是首次。）而原本在二〇二〇年進行的美洲國家盃和歐洲國家盃也同樣基於疫情關係而需延期一年，改在今夏進行，加上連場世界盃外圍賽，於是二〇二一年便成為了國際大型賽事雲集的「體育年」。然而，這卻是一個不一樣的體育年。

二〇二一年三月二十日，國際奧委會、國際殘奧委會、東京奧組委、東京都知事聯合宣布，由於考慮到新冠肺炎疫情尚未平息及出現變種病毒等情況，今年東奧將不會接受海外觀眾蒞臨東京現場欣賞比賽，日本本土入場觀眾亦設有上限。不讓主辦國以外的觀眾入境觀賽，這是奧運史上前所未有的。足球場也一樣，大部分球賽都要閉門進行。面對場面冷清的運動場和體育館，觀眾搖旗吶喊之盛況不再，場上的運動員感到掃興，場外的體育迷同樣感到掃興。

過去一年在新冠肺炎蹂躪下，全球體壇停擺，各地運動員的部署與生活俱被嚴重打亂，比賽場地和訓練基地關閉令他們不能出賽、訓練。長期停賽加上欠缺訓練，運動員的體能、狀態和競技水平肯定受到影響，重返賽場時能否追上比賽節奏是一大疑問。另外，疫情對運動員的心理打擊亦不少，須知體育比賽通常要跟隊友或對手有身體接觸與碰撞，難道他們上場時不擔心對方是潛伏患者嗎？不害



市井萬象
中新社

舊電腦城變身藝術空間



青島啤酒及中國茅台固然已進入海外市場，然而主要限於華人聚居的地方，在海外的主流社會生活圈仍然欠奉，還不足達到國際品牌的高層次傳播叫座力。

中國走過一段被稱為世界工廠的歲月，充當國外品牌的代工廠，包括國際名牌手袋和服裝等。中國工業發展至今，經數番汰弱留強和升級轉型，不少壯大了的企業已經具備了生產高質量品牌產品的實力，如「海爾」和「美的」的各種家電、「格力」空調、TCL電視機、「比亞迪」電動車；還有最新科技產品，如「華為」和「小米」手機，「大疆」無人機，「阿里雲」智能機器人、支付寶、「騰訊」支付和遊戲音樂、「抖音」短視頻等，已然拓展海外市場。

然而，國產的名牌服裝和護膚化妝品等等，能夠達到享譽國際水平的，仍然是接近零，我去過內地無數大型商場，充斥著外國奢侈品名牌店，幾乎看不到主打國產名牌的專門店，所以中國這方面還須繼續努力，



HK人與事
阿 蓐

國安 港安 民安 家安

「如果沒有國安法出台，現在的香港，是不是還和二〇一九年一樣混亂？」校友群中，一位在中環上班的金融界人士問。

「肯定的。」
「無法想像。」
「估計每周都有黑暴固定搞事的『例牌』。」
……

群裏其他校友七嘴八舌地回應道，答案大同小異，都認可國安法出台對香港恢復秩序有決定性作用。這群校友之中，有教師，有醫生，有社區幹事，有家庭主婦，有律師，有學者……他們在香港有着各自不同的職業，不同身份，兩年前甚至各不認識——那時候，他們因為一個共同的想法才加入了同一個群：香港不能再亂下去，只有穩定，才有發展。

時間回到兩年前，二〇一九年，六月兩場大遊行之後，香港陷入了動盪的深淵。那段日子，對於正常市民而言，不堪回首：走在街上，因為政見不同，甚至因為說普通話，就會被暴徒襲擊、毆打；有人看不下去，拆路障、撕暴恐文宣，旋即被暴徒打倒在地；有人只是因為放工回家途中誤入「傘陣」抱怨了一句「讓我回家」，就被暴徒圍毆至頭破血流；年過古稀的長者在上水被暴徒用磚頭掟死，另一位上了年紀的老人在馬鞍山被暴徒淋油點火……

若干店舖被打砸、焚燒，地磚被撬起，護欄被拆下，往日繁榮熱鬧的香港，一下子變成了「戰區」，汽油彈四處飛舞，激光筆雷射槍隨處可見，硝煙瀰漫。

負責保護香江的香港警隊，那段日子過得非常艱難，不但要面對暴徒對他們身體上的攻擊：鐵水彈、磚頭、弓箭、汽油彈、雷射筆，還要面對被黑暴煽動利用的人對他們心靈上



人生在線
陳中威

念親恩

二〇一二年三月，上海虹橋機場。最終我們還是在這裏永別了，一個我們曾經初遇的城市。九年已過，舊地重遊，訣別虹橋。這裏是我們最後一次在這個時空相見的地方。今天的虹橋機場，已經與九年前的大不一樣了，幾年前經過一番重新的改建，我已經幾乎找不到當時來的路。在我腦海裏還依稀記得，那時父親的一位朋友開車送我來這裏。父親在，王兄等也在，車就停在送機大堂門口。父親笑着和我說，回去問候媽媽、弟弟，還有珊珊。「告訴他們，我很快就會回來的。」我像每次和父親分手時那樣，心情是輕鬆的，輕輕地笑一笑，沒有握手，沒有擁抱，就這樣再見。

再見了爸爸，原來那是我們在今生今世，最後一次的見面，最後一次的分手。九年已過，但是這一幕最後分手的情景，真的是永永遠遠地嵌刻在孩兒的心坎上。

營造出一些優質產品，並建立國際品牌形象。這方面可以參考日本的動漫和韓國的文娛產業，如何在國際舞台上樹立和彰顯中華文化及精神，以讓中華文化在全球贏得應有的認同和受尊崇的地位。

作為一名香港廠商，我經過長期深思，提出以下一些疑問，供大家參考：日本有護膚品「資生堂」，韓國有「雪花秀」，為何中國不可以？日本有「精工」錶，為何中國的「飛亞達」打不入國際市場？美國的運動品牌風靡世界，中國也能製造高檔的運動服飾，例如「李寧」等，為何不能建立國際品牌，跑出中國奔向世界？

中國應該如何發展品牌，和拓展國際市場？我收集了一些友人的意見，並綜合個人見解和建議，羅列如下：建立品牌拓展部門，鼓勵品牌創造，對於將品牌升級為名牌的企業，應給予表揚和獎勵；在大型商場及百貨公司，多些增設中國品牌門市及專櫃；把國產精品放在飛機航班上作禮品銷售；培



中環街頭一景。
中新社

國安 港安 民安 家安

的攻擊：辱罵、起底、威脅家人……一團亂麻，十分糟糕。這是我記憶中二〇一九年的香港。

而上文中提到的校友群，成立於二〇一九年八月，香港最動盪的日子。成立的原因很簡單，一班愛國愛港的校友，圍爐抱團，取暖送暖。群中不少人，在那段日子多多少少都經歷過黑暴不同程度的「傷害」，有因為愛國愛港就被周圍「黃絲」割席起底的，有清路障和「流膿牆」被打的，有直接和暴徒對罵的。但大家沒有選擇就此沉默，而是走到了一起，給警隊送物資，游擊式清潔香港。

那時的香港，類似這樣民間自發組成的愛國愛港團體或組織，還有很多。大家都沒有放棄，但大家也不知道這樣的消耗戰能堅持多久。二〇二〇年一到，疫情之下，黑暴收斂了些許，但仍然猖獗，不但拖防疫抗疫的後腿，更升級了武力，出現了多次「炸彈」危機！暴疫夾擊之下，香港經濟情況十分糟糕，令人沮喪甚至絕望。

一切的改變，從二〇二〇年七月香港國安法實施開始。天天煽動青年上街的攪炒政棍少了，外國勢力的代言人或被捕或出逃，支持黑暴的金錢

我們的時間不多，但我們聊的很深。每次父親回港總把他的所見所聞的，遇見的人事物，娓娓道來。而我呢，也總好奇地問東問西，尋根究底。這一切的一切，彷彿就是在昨天。父親來回內地香港，我去接送，機場火車站大巴站……他來我家看看媳婦及兩個小孫女，我們坐在一起吃飯喝酒聊天，然後我送他回家……每次父親回來總訴說著許多不同的新鮮事，但總有一個不變的話題——最近如何了，準備一下出來幫爸爸做事好嗎？而我呢，總是貪圖安逸，自私地只顧小家，用尷尬的笑婉拒了他一次又一次的提議。直到他離開了，才痛定思痛，悔不當初。

沒有擁抱，甚至沒有握手，更不要說親吻，就這樣與至親永別了。印象中我從來沒有對父親說過我愛他，直到他離開了這個世界，我才真正體會到，他對我一生的影響有多大。他的離世令我迅速成長，我扛起所有他樹立起的大旗，我做任何事情都為了告慰天上的他。藉着清明時節，登上高山，大聲疾呼，爸爸，爸爸，我愛您。相信他在天上一定會聽到的。